

第2節

死廢畜禽魚清運消毒



區域聯合消毒。

莫拉克颱風在南部地區降下相當台灣山區半年的平均雨量，低窪地區更因適逢大潮，使沿海地區海水倒灌造成嚴重淹水，期間南部縣市發生畜牧場陸續淹水，導致大量畜禽溺斃的災情。為此，防檢局在8月10日成立「莫拉克颱風緊急應變小組」，針對此災情訂定以下四種救災工作的執行準則：「颱風災害斃死畜禽屍體處理通則」、「莫拉克颱風畜牧場死廢畜禽清運、清理與消毒作業說明」、「畜牧場救災國軍支援人力調派原則」、「颱風災害畜牧場消毒防疫標準作業程序」。

對於被洪水溺斃之死畜禽，早先處理原則係以化製、焚化或製作堆肥為主。風災當時，防檢局即已掌握國內七家化製廠及五家堆肥廠的每日處理量，隨時提供各受災縣市政府作為清運時之調度之用。



國軍協助清理受災養豬場。

因災情迅速擴大，各化製廠每日最大總吸納量僅七百餘公噸，而堆肥廠亦僅能處理家禽屍體，故亟需另覓焚化場及掩埋場，鑑於焚化場處理因災後遽增之一般廢棄物後，餘運量極有限，以情況危急惟有掩埋方能解決，乃積極協調各縣市的動物防疫機關、環保局、產業團體及國軍協助受災畜牧場，從各地調度可用之搬運車，另請各縣市動物防疫機關基於聯防理念，支援防疫消毒車至各災區處理動物屍體及消毒工作，在災後發生三天內處理完畢動物屍體及完成消毒，並在警察單位的協助下，排除一些零星抗爭行為，有效防範災後疫情發生。在受災較嚴重的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五縣市一共協助畜禽受災戶1,434戶完成清運處理，並於8月10日至21日的十二天內，協調國軍支援上述五縣市的人力達九千多人次，以台南縣投入4,815人次最多，次為屏東縣投入3,415人次。

MORAKOT

1 死廢畜禽清運、掩埋、焚化與消毒

受災畜禽處理及經費運用原則

莫拉克颱風在全台造成超大量的死亡家畜禽，除部分有能力自行處理之畜牧場外，災後的第一要務就是協助畜牧場完成受災畜禽的清運及消毒事宜，以免造成公共衛生危機。

因此，防檢局在2009年8月9日即主動傳真給各縣市的動物防疫機關，指示由各縣市政府先行規劃統籌，依各類動物屍體特性分別運用化製、堆肥、焚化及掩埋等方式來加速處理效率，結合產業團

體、畜主以及可運用的人力（包括公務系統人力、民間人力、國軍支援機制）和清運機具車輛（必要時可租用砂石車、挖土機或山貓），盡速展開相關工作。

至於清運所需經費計2865.7萬元由「災後特別預算」當中核實支應。各縣市政府雇用以清運死亡禽畜民間人力、租用清運機具的費用，得由中央預算經費支應，且工資可以優先報支。

進駐行政院災害應變中心 ——南部前進指揮中心

防檢局指派黃國青副局長及同仁進駐「行政院災害應變中心南部前進指揮中心」，同時也協調養雞、養豬產業團



進行消毒作業。



嘉義縣環境消毒車。

體，分別派人併同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及屏東縣等五個重災區的動物防疫機關，處理各縣市政府需要支援合作的事項。

縣市互相支援，消毒後監控疫情

此外，由畜牧處協調中、北部畜牧產業團體的五輛化製集運車南下支援清運工作。防檢局亦於8月12日主動協調受災較輕的中、北部縣市的動物防疫機關，調派八輛消毒車及十三名消毒人員，在完成自身的消毒防疫工作後，前往嘉義、台

南、高雄及屏東等南部重災區縣市支援消毒工作，並陸續調派消毒車十車次、消毒人員十八人次前往支援。地方動物防疫機關在完成清運、消毒工作之後，也提供消毒劑給受災戶，讓他們自行加強後續消毒，防疫機關則不定期訪視，以免再度發生疫病。

勘定掩埋地點，排除當地抗爭

雖然各化製場及焚化爐均全力協助運轉，仍無法在短時間內消化大量出現的死廢畜禽屍體，為了防範疫情發生，避免



MORAKOT

畜禽屍體發臭，除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規定，得於野外燒毀或掩埋動物屍體外，必要時合併採用掩埋的處理方式，才能夠在最短時間內清運完畢。

令人遺憾的是，在死廢畜禽運往掩埋場所的處理過程中，多數地區居民展開抗爭行動，如嘉義縣竹崎鄉及民雄鄉、台南縣山上鄉及安定鄉與屏東縣南州鄉、新埤鄉、長治鄉、枋寮鄉及恆春鎮等地，使清運作業被迫中斷。防檢局、地方政府及動物防疫機關盡力進行溝通協調，甚至調派警力強制介入，方使各地區的死廢畜禽逐步完成清運掩埋處理。

以台南縣為例，原定掩埋地點七股鄉因地勢低窪，山上鄉掩埋場則位於水源保護區，均不適合掩埋處理，乃決定於安定鄉灰渣掩埋場進行死廢畜禽掩埋。但在運送掩埋過程中，遭遇當地居民強烈抗爭，不但影響國道八號的交通，甚至爆發流血衝突。雖然台南縣政府數度向居民解釋：安定掩埋場下方有兩層防水布，也有專屬的污水處理廠，請民眾不要擔心，若不及時把動物屍體處理好，會引發更嚴重的後果…，但居民仍不接受縣府的說法，最後只好在兩千名警力強制介入下，方得完成掩埋工作。



租用民間機具、車輛清運受災畜牧場死廢畜禽。

2 斃死魚清運消毒

莫拉克颱風造成南台灣養殖重鎮嚴重淹水，魚塢被淹沒，魚塢養殖物隨著大水退去逃逸至外海，尤其屏東縣林邊鄉、佳冬鄉及枋寮鄉等養殖區，上千公頃的陸上魚塢遭到淹沒，加上當地的地勢低窪，退水時間較長，到處可見斃死魚，衍生災後環境衛生問題。

針對災情最嚴重的屏東縣，漁業署在2009年8月12日即由陳副署長添壽率領五名同仁，和屏東縣養殖漁業發展協會的人員一起前往災區現場協調，雇用臨時人員及機具，協助清理產業道路及養殖

池中大量斃死魚。至8月17日止，短短五天內總共清除了斃死魚及淤泥1,015.5公噸；另屏東縣政府雇用的臨時工及申請國軍兵力支援，所清理的斃死魚也有五百多公噸、淤泥九百多立方公尺。清除工作完成後，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軍方即刻進行養殖災區全面且多次的消毒，以防範傳染病發生。此外，高雄縣湖內鄉的鄉內排水溝約有一公噸的斃死魚，由該鄉清潔隊負責清理。



屏東縣枋寮鄉養殖區斃死魚處理後。

屏東縣枋寮鄉養殖區斃死魚處理前。



MORAKOT

表4-1 屏東縣斃死魚清運工作記錄表

日期	出動人力	使用機具	清運數量
8月12日	漁業署4人 屏東養協42人 縣府雇工100人	怪手1輛、小山貓2輛、卡車5輛、膠筏5艘	60噸斃死魚及淤泥
8月13日	漁業署6人 屏東養協71人 縣府雇工24人 國軍500人	怪手2輛、小山貓4輛、卡車12輛、膠筏5艘、消毒車1輛、手撈網350支	227噸斃死魚及淤泥
8月14日	漁業署6人縣府員工15人 屏東養協71人 縣府雇工170人 國軍500人 林邊鄉公所1,000人	怪手3輛、小山貓18輛、卡車23輛、膠筏5艘、消毒車3輛、手撈網300支	323.5噸斃死魚及淤泥
8月15日	漁業署3人 縣府員工15人 屏東養協30人 國軍200人 林邊鄉公所50人	小山貓7輛、卡車10輛、膠筏5艘、消毒車4輛、手撈網300支	42噸斃死魚及淤泥
8月16日	縣府員工8人 國軍244人	小山貓12輛、卡車15輛、消毒車2輛、手撈網150支	323噸斃死魚及淤泥
8月17日	國軍1,400人	未統計	39噸斃死魚及淤泥



屏東縣枋寮鄉養殖區的斃死魚清除前後。

去年夏天， 關於南台灣的雞鴨魚肉記事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黃國青副局長



莫拉克颱風災後，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黃國青副局長及相關人員在第一時間進駐南部前進指揮所，調集人力和資源，確保防疫工作在時限之內完成。處理死廢雞鴨魚肉的工作雖然迥異於料理桌上佳餚，當中卻蘊含著隨機應變的智慧，以及保全公眾健康的美好滋味。

南部縣市多為典型的農業鄉，境內有許多養殖、養豬、養雞、養鴨業，八八水災讓本該是料理桌上佳餚的雞鴨魚肉，頓時成為爆發疫病的隱憂。當大水逐漸退去，南台灣的驕陽變成催化傳染病的鍋爐，在巷弄間蒸騰出一陣陣污泥發酵的異味；而怪手、推土機、吊車發出的轟隆轟隆聲響，配上大卡車行經之處捲起的漫天煙塵，更像是為另一場戰役所鋪陳的背景，那就是大量死廢畜禽引發的後續處理問題。

成立應變小組，進駐南部救災指揮所

8月9日，豪大雨依舊不曾停歇，陸續傳

來的災損越來越慘重，不禁讓人鼻酸與心疼。當天，防檢局立即邀集相關組室成立應變小組，建立標準因應機制，黃國青副局長接獲指示南下進駐救災指揮所。在此同時，也請中興大學檢視防檢局的移動式焚化爐及屍體絞碎機，確認運作正常之後待命。

三天之內降下一整年的雨量，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恐怕都無法倖免於大洪水的侵襲，災民的心急更是人之常情。然而，當交通、電力與通信全都中斷，天候又十分惡劣，救災工作可說是難上加難。尤其是重災區的南部縣市，即使傾注縣內所有的人力和物力救災，仍力有未逮，需要中央部會協助統籌，以補上不足的部分。因此，包括



行政院農委會胡興華副主委（左一）、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黃國青副局長（左二）等人，前往新埤鄉勘查掩埋場。

農委會、經濟部、衛生署、環保署等單位，都派駐人員進駐南部前進指揮所，進行跨部會、跨縣市的資源整合。

以防檢局為例，除了本身執掌的斃死禽畜屍體清運處理、畜牧場及週邊環境消毒工作之外，黃副局長也調派消毒車輛協助漁業署進行魚塭周邊環境消毒、協調林務局借調搜救用的對講機，給前往山區受災村落的救難隊使用。

防疫如作戰，遍地烽火起

而防檢局負責的斃死禽畜屍體清運工作，更是莫拉克災後的重點項目之一。因為淹死的豬隻高達十四萬六千頭，家禽有六百九十六萬隻，很多畜禽屍體已經開始腫脹，有些甚至肚破腸流，如果不趕快運走，後果不堪想像。然而，災區範圍實在太廣，除了運用民間人力雇工（車）協助各項清運工作外，國防部也支援部分軍力。

協調國軍兵力的工作，乍聽之下好像只要打打電話、發號施令即可，事實上，當

災區太廣大，每個地方都傳來需要幫忙救人或救災的呼求，防疫工作如同一場烽火四起的戰爭，調度人力的過程充滿了各種變數，彼此互相牽連，而負責調度的人則像戰場上的統領一樣，必須在紛至沓來的求援聲中保持鎮定，綜觀全局，並且運用良好的溝通和判斷能力，確保防疫工作順利進行。

例如8月10日當天，黃國青副局長原本聯繫好二百名國軍前往屏東縣的萬丹鄉、一百名前往九如鄉協助清運斃死豬，結果因為九如鄉的兵力臨時被調去支援也是重災區的台南縣了，他只好趕緊再協調二十名兵力前往九如鄉，補上人力的不足。



國軍弟兄在災後第一時間前往支援。



8月11日永康焚化廠已屆處理飽和，場外仍有大量運輸車輛排隊等待進場。



數百名民眾聚集在掩埋場進行抗議，警方進駐現場維持秩序，防止暴力衝突。

好不容易找到支援九如鄉的軍力，萬丹鄉公所也發出緊急求救聲，因為他們那邊有八千頭斃死豬等待清運。於是，黃國青副局長立刻協調畜牧處調派小型集運車，為了把握分秒必爭的清運時限，他甚至把自己所有能夠接觸到的求助管道通通都試過一遍，也獲得不少的支援。

其中，他在雲林經營化製廠的好友，二話不說就派兩輛三十五噸的大卡車，分別從雲林、台南出發，前往屏東清運五千頭的死廢豬隻，並且把豬隻屍體運到金海龍及大勝飼料公司進行化製，解決燃眉之急，讓他十分感動。同時，畜牧處也調派四輛小型集運車，隔天即刻啟程南下，協助清運。

調到了人力，清運禽畜屍體的工作才

正式開始。不少國軍弟兄必須穿防護衣、戴SARS期間才用得到的N95口罩去搬運豬隻，更有弟兄邊搬運時邊嘔吐，當時情景有多艱難，可想而知。

養殖漁業重鎮的林邊鄉，救災工作同樣很辛苦。高築的堤防讓大水退得十分緩慢，魚塢付諸流水，水電又無法在短時間修復供應，外人就算想進來救災，也得先想辦法克服各種障礙；順利進到災區之後，還得在漫天塵土、空氣中夾雜著強烈魚腥味的環境中，進行清淤工作。黃副局長說，那種魚腥味之濃厚，工作人員儘管戴上好幾層口罩，依然無法完全阻隔。在官、民通力合作之下，總算在8月16日完成所有死廢畜禽的清運工作。



屏東九如鄉的集運車。

「毀屍滅跡」的幾種方法：焚化、化製、堆肥和掩埋

將動物屍體從「第一現場」清走後，更大的難關隨之而來。每種動物屍體的處理方法都不一樣，雞鴨等家禽和魚屍以焚化為主，送當地環保局處理；豬隻屍體以化製為主，而漂浮在外的各種禽畜或野生動物，則以掩埋方式處理。

只不過，儘管南部幾個縣市的化製場和焚化爐已全力運轉，仍無法在短時間內消化大量死廢禽畜。為了爭取時間，避免造成更大的災難，大批死豬被運到平日很少掩埋有機體的灰渣掩埋場，而這個舉動立刻引起當地居民的不滿，包括嘉義縣竹崎鄉、民雄鄉，台南縣山上鄉及安定鄉，以及屏東縣南州鄉、新埤鄉、長治鄉、枋寮鄉及恆春鎮等地，都有民眾抗爭事件發生，必須動員警力全副武裝維持秩序。

為此，黃副局長親自說明整個事件處理原因與經過情形，再度保證防檢局一定會善盡後續處理工作，讓民眾滿意，但也請民眾諒解這是不得已的選擇。

以台南掩埋場為例，他告訴當地民眾，在環保機關監督下，掩埋會採用更嚴格的作業標準：死亡豬隻進入掩埋場時，先消毒之後撒上石灰粉，然後每掩埋一公尺，中間就覆蓋十五公分以上的灰渣。此外，掩埋場原本就有鋪好的二層不透水布，滲出的水收集之後，立即導入場內的污水處理廠，不會任憑污水四處溢流。折騰了好一番工夫，甚至動用警力，才順利完成掩埋工作。

全面消毒，杜絕遺「菌」之憾

處理完禽畜屍體，接下來必須徹底消毒被風雨肆虐過的環境，以免殘留在現場的病菌乘機發威。協助畜禽場的消毒防疫工作主要分為二部分進行，第一部分是透

過鄉鎮市公所提供受災畜場消毒藥品，讓畜禽場利用自己的消毒設備進行消毒；另一方面，則協調其他未受災縣市的動物防疫機關，立即調派新型消毒防疫車，並結合畜禽產業團體，共同執行消毒工作。這段期間一共釋出防疫儲備消毒水5,891桶、生石灰100包，消毒圈養場3,935場次。

值得一提的是，防檢局為了提升疫病防禦功能，協助各畜牧場自衛防疫工作，在2006年打造了十四輛功能強大、全世界首創的新型消毒防疫車，車上加裝了鼓風式噴霧機，可以快速噴灑藥劑，在這次救災的關鍵時刻派上用場，更具特別意義。

用灰頭土臉換取安心的容顏

黃副局長表示，他非常感謝當時派員協助的國軍、各畜牧團體、各縣市動物防疫機關、環保局等單位，以及配合進行消毒防疫工作的畜主。他說，災後的一片愁雲慘霧中，看到不少人秉持「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馳援各項救災任務，他們用自己的灰頭土臉，換來一張張安心的容顏，把人溺己溺的台灣精神發揮到了極致，令人十分感動。「未來的路還很長，這些日子看著災區離復原之路越來越近，才讓我數月來惶惶的心終於安定。」



化學兵進行全面消毒。

奮力清運自己的產業

——屏東養豬協會的莫拉克現場



屏東養豬協會的集運車在8月9日清運斃死豬。

莫拉克颱風造成屏東縣養豬場受損超過二百場，豬隻死亡約五萬五千頭，是全國養豬產業中受災最嚴重的縣市，損失最嚴重的養豬場就有多達二萬頭豬隻死亡。雖然畢生心血付諸流水，但在屏東縣養豬協會和相關單位協助下，養豬戶在五天內完成豬隻屍體的清運、掩埋，避免爆發疫情，如今養豬戶已全面復養，展現台灣農民的韌性與堅毅。

莫拉克颱風帶來狂洩不止的超大豪雨，使屏東縣養豬產業面臨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考驗，在收訊嚴重不良的情況下，屏東縣養豬協會的幾名幹部，不斷透過電話詢問會員災損情況，得到的卻是一場又一場遭大水沖進，甚至滅頂的壞消息，大水來得又急又猛，情勢危急萬分。

屏東縣養豬頭數向來居全台之冠，1997年爆發口蹄疫後，業者為了「拚經濟」，2002年將以往聯誼會正式轉型為「屏東縣養豬協會」，近年來協助養豬戶提高豬場經營管理效率，大力推廣豬肉，落實防

疫、檢疫，並辦理病死豬集運化製，還多次為豬農爭取權益而北上抗議，平時會員凝聚力很強。

出動集運車，尋覓掩埋場

隨著各地傳來的災情消息，養豬協會研判，這次的災損可能空前慘重，目前也是中華民國養豬協會理事長的潘連周，馬上撥電話給農委會主委陳武雄，陳主委獲悉後，安排8月10日勘災行程。

8月9日，大雨持續下著，尤其九如、萬



種豬被困在單獨圈養的圍欄裡，逃生不及而溺斃。（照片提供／屏東養豬協會）

丹兩鄉，因緊鄰高屏溪，災損最嚴重，現任理事長王順利、潘連周等人，當下決定冒雨開車勘災，但幾乎所有通往低窪地區的道路，全部積水不通，車子只能停在高速公路上遙望，看著美好家園成為汪洋一片，讓眾人內心揪成一團，愁眉不展。

當天下午，養豬協會多名幹部，包括受困在高樹鄉家裡的總幹事鍾賢珍，都不斷接到會員求救電話，由於死亡的豬隻數量可觀，必須馬上處理，協會的集運車冒雨出動，先前往可以開車抵達的受災豬場協助清運。然而，化製場已被豬屍塞爆，難以消化，且死亡超過三天的豬屍也不適合化製，尋找適當的掩埋地點，成為燃眉之急。

「如果有地獄，這就是了！」

8月10日一早，趁著雨勢稍微緩和的空檔，潘連周等人再度驅車趕往高屏溪沿岸的九如、萬丹等地，當時許多地方仍深陷一、二層樓高的大水中，路完全不通，幾經折騰後，眾人涉水進入幾處大型養豬場，映入眼簾的是豬隻屍橫遍野的景象，令人不忍卒睹。豬屍長時間浸泡水中，體積比原本大了二、三倍，眼凸、吐舌、脫肛，而且遍體鱗傷、瘀青紅腫，死狀極慘，倖存的零星

豬隻則受到過度驚嚇，要不是橫衝直撞，就是眼睛無神，「如果有地獄，這就是了！」潘連周形容道。

一名體型壯碩的養豬戶，全身濕透、渾身髒兮兮，而且一臉倦容、眼球布滿血絲，研判數天不曾閤眼，一見到養豬協會幹部前來勘災，壓抑多時的悲傷情緒如潰堤般，當場涕泗縱橫地哭喊：「我破產啦！」讓人不禁鼻酸。

養豬長達四十年的薛清林情況最慘，他的種豬繁殖場原本距離高屏溪約三公里遠，由於武洛溪暴漲溢堤，9日下午三、四點左右，他的養豬場被水包圍，便和幾名工人逃命似地趕緊撤退，一個多小時後，養豬場屋頂被淹沒，只剩下高聳的水塔露出水面，他養的五百多頭種豬、一千兩百多頭仔豬幾乎全數溺斃，原本距離遙遠的高屏溪河道，已進逼養豬場不到七百公尺，情況岌岌可危。



破損的豬舍和待援的豬隻。（照片提供／屏東養豬協會）



薛清林描述說，毗鄰養豬場的鰲池，雖然架設二層樓高的圍網，但大水消退後，鰲池裡竟然都是他養的種豬和仔豬的屍體，淹水的高度可見一斑。四處漫流的豬隻屍體還流進了附近的香蕉園、竹林或是菜園，有的高掛在樹枝、電桿上，有的卡在圍網或屋頂。

當運銷變成清運

不少養豬戶看見自己的豬隻被大水沖走，內心有如刀割，一場風災讓他們畢生的心血頓時化為烏有，原本期望能夠運銷到各地、賣個好價錢的豬隻資產，如今變成必須噙著眼淚、費盡心力清運的負債。「雖然豬隻最後還是要賣掉、宰掉，但突遭溺斃，畢竟是橫死，心裡還是相當不忍」，薛清林事後就請來密教喇嘛做一場火供法會，超拔豬隻亡魂。

更麻煩的事還在後頭。屏東縣幅員遼闊，而養豬協會只有三輛集運車，難以負荷龐大數量的豬屍清運工作，當陳武雄主委



積水嚴重的養豬場，連飼料筒都快沒頂了。（照片提供／屏東養豬協會）

在8月10日南下勘災時，潘連周建議，農委會能全額負擔後續清運豬屍雇用的機具、人員等相關費用，陳主委當場應允，並電告坐鎮災害應變中心的副主委王政騰，調度其他非災區的集運車支援，並預做掩埋豬屍的準備。

看似弱女子的鍾賢珍，趁10日上午雨勢稍微緩和，顧不得自己家裡淹水，冒著風雨、涉險開車到四十多公里外的潮州上班，途中遇到員警攔阻她「前面道路淹水，妳不要過去」，但她表示「養豬戶受災慘重，很多事情還需要我去協調處理」，即使車開得膽戰心驚，仍堅持崗位，不畏風雨。她得知化製場大塞車的情形，便打電話給農委會畜牧處長許桂森請求協調掩埋地點，並敲定新埤鄉一處台糖農場。

隔天一早，怪手等機具要進場整地，鋪設不透水布、石灰時，因消息傳開，遭當地村民擋路抗爭，經縣環保局、家畜疾病防治所等單位協調後，臨時運往枋寮合法掩埋場，但傍晚又傳來地方不滿聲音，於是又改往滿州鄉合法掩埋場，清運過程幾經波折。

與時間賽跑的豬隻送行者

為了避免爆發疫情，斃死豬必須在最短時間內清運完畢，與時間賽跑刻不容緩。從各縣市調集而來的十多輛集運車，以及屏東縣四十多輛集運車，從10日起展開24小時全天候的清運工作。然而，許多通往養豬場的道路布滿淤泥和漂流木，車輛和重型機具無法進入，即使勉強開進去，也會深陷泥沼中動彈不得，為此，鍾賢珍還協調也是砂石車司機的一名會員，動員四十多輛砂石車響應，砂石車容量大，底盤高，又不易受困於積水路段，果真提高清運效率。

在鏟裝車、怪手開道下，好不容易清

出一條又一條僅容一輛集運車勉強通過的泥濘小徑，而養豬戶也沒空自怨自艾，全力投入清運工作。但豬屍遍布，清運工程繁浩而艱鉅，以九如鄉養豬戶薛清林的例子來說，得先雇用工人以乙炔切開豬舍柵欄或結構物，再由人力以纜繩綁緊豬屍，由鏟裝機等重型機具把豬屍逐一拖出來，有的豬屍陳屍魚塢，還得動用到吊車。

再者，載滿豬屍的集運車，時而陷入泥巴裡，停停走走，相當耗時，加上豬屍散發出惡臭，協助清運的國軍弟兄或民間人士，即使掩住口鼻，仍舊難以忍受，許多人反胃嘔吐、全身虛脫，不得不送醫救治。

在運送過程中，車上不斷滲漏污水，並散發出惡臭，引起沿線居民不滿，警方接獲陳情前來攔檢，養豬協會居中協調，希望以救災為第一優先，警方也全力配合，為解決污水滲漏，後續又協調環保局出動二十多輛密閉式環保車接手清運，並與垃圾車隊同行，部分豬屍得以順利運到路程較近的枋寮掩埋場。

五天內完工，步上重建之路

在養豬協會密切聯繫會員，即時通報並彙整災損資訊下，8月13日就已完成全縣五萬五千頭豬隻屍體的清運及掩埋工作，當時其他養豬業受災嚴重的縣市，還因掩埋地點敲不定而搞得焦頭爛額。養豬戶很感謝協會幹部的努力，總幹事鍾賢珍則說，感謝養豬戶把個人損失先擺在一旁，全力參與善後工作，尤其災後，政府派駐輔導隊協助會員做好防疫、管理，並提供低利紓困、舊貸延遲等方案，協助養豬戶度過難關。

問到養豬戶面對財產化為烏有，心情如何調適？薛清林說：「雖然風災奪走一切，但我不會怨天尤人」，他認為，受災業



潘連周（右）與薛清林（左）。

者只要和上游廠商好好協商，很多事情都有轉圜的餘地，天無絕人之路。

現在所有受災的養豬戶都已復養，但是只要聽到中央氣象局發布「大雨特報」，養豬戶仍舊會寢食難安，他們共同的心願是「老天爺幫幫忙，大雨別再來了！」

鍾賢珍建議，未來如果發生類似莫拉克這種大規模的天災時，除了救人之外，應該把清運牲畜的屍體列為首要之務，以免延誤時效，爆發嚴重疫情，讓原本的災情雪上加霜，此次受災經驗雖然慘痛，卻是未來救災很好的借鏡。



調度山貓清除淤泥。（照片提供／屏東養豬協會）

打穿我的魚塢， 打通清淤之路

——屏東縣養殖漁業協會理事長黃再團



擊碎黃再團的魚塢，清淤之路由此開始。

當莫拉克颱風帶來的大水淹到一樓已經沒頂，站在二樓的屏東縣養殖漁業協會理事長黃再團只覺得心痛，不解為何老天爺要如此毀滅大家辛苦一輩子的心血。當救災人員跟他商量能否打穿他的魚塢做成引水道時，他在私利和公眾利益之間，毅然選擇了後者，連自己碩果僅存的石斑魚活口也一併捨棄了。如今看到水車又粼粼轉動，他相信再創經濟生機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八八水災發生後，我忙得沒時間休息，有一天早上，睡醒卻突然起不了床，原來是因為感冒導致高血壓，再加上操勞過度，坐骨神經也出毛病啦！還好住院治療後，瘦了幾公斤，現在我每個禮拜只要去醫院做二、三次復健，不然，災後魚塢復建工作在做，我要處理堤岸重建，還要去協調抗爭砂石載運經過村落的不滿居民，大家都在忙，我可不能休息。」這就是災前到災後，都與養殖同業一起努力，從不抱怨的黃再團，他的熱心與毅力，不難從他洪亮的笑聲中窺見。

「我家的一樓不見了！」

風災來了，由於又正好是滿潮，佳冬塢豐養殖區立即陷入一片汪洋，沒多久，養殖池與道路已經分不清，隨著水勢不斷漲高，黃再團的住處一樓已經不見，超大區的養殖池，也分不清誰的魚被沖到哪兒了。

由於水量實在太大，養殖漁民立即感受到這次的災情將會比以往更嚴重，他回憶起這段驚險時間：「而且，大家或許不知道，許多住在養殖專業區的人，不一定會游泳，還有許多老人家，家裡一樓已經在水

裡了，躲在二樓，等待別人送食物，才能活命，而這種救命的時刻，竟然有人來到災區撒網捕撈四處流竄的魚，甚至擋住救災動線！我可不會客氣，破口大罵這些人太沒良心，罵到他們摸著鼻子走了」。

眼看著淹水一直不退，大家辛苦了一輩子的心血，全都泡湯了，那種心情的茫然，不是當事人實在很難體會。當大家在一片愁雲慘霧中時，竟有會員家人，可能由於想不開，也可能由於太擔憂而恍神，竟跌落積水不退的池中死去，更增添鄉親的哀傷。

擊碎自己的塢堤，積水引到鄰近魚塢

災情實在太嚴重，救災過程中，更有許多意外狀況發生，先是抽水機故障，水抽不出去，後來又發現塢豐養殖魚塢外圍地勢比較高，村庄中間反而低，水沒辦法往高處流，導致村庄中積水深達一丈多，根本就排不出去，即使救災人員拚命用抽水機抽水，也是緩不濟急。

後來，陸戰隊第三隊長林佑慶跑來和黃再團商量，因為他的魚塢位於村庄較外圍，地勢較高，抽水越過較高區不易，於是



捨己協助魚塢清淤的黃再團（右）及李福成（左）。

想到破釜沉舟的方法，就是把黃再團魚塢的塢堤打破，做成引水道，讓水順勢排放到西邊的大圳溝，才有可能解決困境。

這個解決之道意味著，風災中已經損失四、五千萬元的黃再團，好不容易保住的幾池魚塢、僅存的少數石斑魚「活口」，都將隨著擊碎的塢堤付諸流水。可是，看到大家愁眉苦臉不知如何是好，黃再團當時想都沒想，只告訴林隊長，隨他的意思看著辦，如果有機具不足，他會去幫忙張羅。

後來眾人又發現，引水圳溝還需要借道緊鄰的李福成魚塢，於是黃再團去找李福成商量，能否打破他的魚塢堤，並且借用部分魚塢來暫時堆放淤泥和砂石，以便迅



黃再團魚塢附近淹水情形。（照片提供／黃再團）

速清理環境。回憶當時情景，黃再團感動地說：「李福成跟著父親從高雄來塭豐做養殖，嚴格說來是一位外地人，但是這位虧損高達上億元的外地人，竟然爽快地說：『村庄中人的生命財產更重要，我的損失不必太在乎』。」

眾人的義氣相挺也讓黃再團印象深刻。「打破魚塭堤雖然好像把我一輩子的努力，打破了一個大洞一般，但是那時一心一意就是活命要緊，哪裡還有心思去感傷？那時，林佑慶隊長不眠不休地親自潛水去清除排水管的垃圾，還有許多原來並不相識的人，因為來做救災志工，互相鼓勵打氣，終於合力完成工作，順利把積水排出，大家心中只想著『留住生命，未來才能有希望』。」直到現在，許多村民都把黃再團的工寮當成訴說心事、解決困難的所在了。

直闖重建委員會，爭取免費使用河底砂石

為了留下沖至溪流河床的砂石，用來整理積滿淤泥的魚塭，黃再團單槍匹馬直闖重建委員會，力陳災民的苦，使行政長官了解災民的需求，同意讓災民自己雇車，免

費清運淤積在河床的砂石，作為砂石客土，改善受災魚塭的塭底爛泥。

而主辦雇用砂石車的工作，也招來許多困擾，有大哥級人物找上門來，擺明要介入承包，黃再團明白告訴這些人：「大家攏是甘苦人，尤其災民虧了那麼多錢，不要說貸款都還沒著落，以後也不知道要怎麼辦，載砂石來填補魚塭淤泥，錢都是七拼八湊來的，一切都是為了活命，這攤實在沒什麼賺頭啦！」好言好語平息了想來分一杯羹的人；而砂石車奔波於公路上，也有許多的紛爭，如沿途民眾抱怨、如警察取締等，更需要一一協調排解。

此外，他也四處找朋友張羅雇工、買工具來清理魚屍，避免造成二次污染；積水退後，自己花錢從溪底牽出水管來清洗道路，以免砂石車的塵土飛揚招來民眾抗議；每晚別人休息了，就拉著兒子出去修補被砂石車壓壞的路面，以免村庄道路損壞得越來越嚴重。

災難真情，同心復建家園

從水災發生後幾天開始清運斃死魚，到主導砂石車清運魚塭客土，黃再團也曾



黃再團魚塭清理情形。（照片提供／黃再團）

面對家人的不諒解，例如太太說：「你自己都虧損好幾千萬元了，怎麼還去管別人的閒事？都不想未來貸款要怎麼辦，生活要怎麼辦？」兒子也會擔心他遭遇不肖人士恐嚇，甚至忙到累出病來。

黃再團也因為水災感受到許多難得的溫馨情誼。例如，有位昔日軍中同袍從電視上看到他受訪，立即趕來塾豐，在沒有床、積水造成諸多不便的魚塢工寮裡，與他一起睡在地板上一個多月，煮食物供應救災的同伴、陪災民聊天，晚上與黃再團父子一起去修補柏油路面；還有失聯已久的朋友，什麼都沒說突然就寄錢來；其他縣市如宜蘭、雲林、台南的養殖同業，也趕著來救助；更有來自全國的志工，無怨無悔地投入救災，甚至佳冬村受災較輕的大庄、下埔頭等地區，養殖同業也趕緊來塾豐幫忙，都讓他銘感五內。

養殖漁民數十年的血汗努力，在一夕之間全數化為烏有，讓黃再團在心酸、心痛之餘，也有了新的思維，他知道防災的重要，因而積極投入縣府或中央舉辦的避災、防災演練，毫無怨言地提供剛整理好的魚塢，做為演習場地，並且鼓勵大家參加避災演習，千萬不可掉以輕心。



本身也是受災戶的黃再團，魚塢損毀嚴重。

此外，村庄中有年輕人為了救災返鄉，看到黃再團等人為了養殖漁業投入的心力，受到感召而決定加入復建家園行列。他們結合業者養殖多年的經驗與科技新知，研究出養殖區可以再出發的新方向，像李福成的兒子李炯頤在莫拉克颱風來襲時，親眼目睹家鄉成為水鄉澤國、養殖業者欲哭無淚的情景，在完成研究所課業後，便決心返回家鄉，利用所學的電機專業，研發循環水養殖設備，並利用魚塢進排水的位能差來發電，以提高用電效率，降低養殖成本，讓養殖業得以永續經營，也兼顧節能減碳的時代潮流，期望為災區再創經濟生機。



黃再團（右）與李福成望著復養的魚塢，內心諸多感慨。